

献给新中国七十二华诞的诗

颜玉华

华夏腾飞喜事连	七二辉煌济世功。 使命初心擎赤帜， 中华复兴颂英雄。
十月金秋朗日天， 迎来国庆赋诗篇。 神州大地欢歌起， 华夏腾飞喜事连。	
中华复兴颂英雄	辛丑中华喜事连， 迎来国庆百花妍； 回眸历史犹难忘， 笑看今朝换地天； 七二旬风雨路， 亿千万众复兴篇； 神州奋起惊寰宇， 牢记初心更向前。
神州大地瑞霞红， 锦绣江山丽日融。 国歌声飞四海， 金秋喜讯满长空， 百年雪耻乾坤改，	

怀念伟人毛泽东

江正

庆祝国庆旭日红， 怀念伟人毛泽东。 丰功伟绩人景仰， 英名传世口碑丰。 唤起工农千万万， 弘扬马列镇苍龙。 南北征战恶霸恶，	文韬武略显神通。 高瞻远瞩西柏坡， 运筹帷幄盖世雄。 改天换地开新宇， 扭转乾坤换穰容。 国泰民安逢盛世， 神州无处不春风。
--	--

欢迎晚舟凯旋归

孙万楼

一抹绚丽中国红， 晚舟女士成英雄。 国际斗争前浴闯， 恶劣环境迷雾蒙， 肝胆相照求真理，	智勇双全斗顽凶。 国家人民为后盾， 不屈精神无尚荣。 经历千夜是期盼， 胜利归来展峥嵘。
--	--

童话城堡

文心

小时候喜欢 安徒生童话， 总是盼望着 邂逅七个小矮人， 一起走进 白雪公主的家。	我何时能长出 洁白的羽毛呀？ 像美丽的白天鹅那样。
那蔚蓝大海上的 白色泡沫 是人鱼公主变的吗？ 动人心魄的歌声 吹开朵朵浪花， 在风中演绎着 爱之天涯。	光着身子的皇帝 正洋洋自得， 童真的话语 惊诧了天下……
萌萌的丑小鸭 在茂密的芦苇间 张望，	我伫立流光溢彩的城堡下， 沉醉于一幕幕 变幻莫测的 童话。 你也想看吗？ 来吧！ 我们的安徒生童话乐园 是你的童话老家。

丰收在望

居文俊

丰收在望农民唱， 稻菽翻腾万里长。	沿海滩涂壮秀美， 铁牛挥汗奔奔狂。
----------------------	----------------------

小城国庆节

春水

国庆节大概是除了春节以外，最喜庆的日子吧！街上拥挤的人潮、商店门前悬挂着的大红灯笼，来去匆匆的汽车……无一不张扬出小城的繁忙热闹。

鲜嫩的春花长成了秋果，透明的阳光把黄绿色的梧桐树染成了一种更温暖的颜色。我走在车如流水的马路上，脸上带着阳光一般的微笑；心中是阳光一般的心情。暖暖的，像云朵一样柔和，像天空一样广阔。身边不时有贴着大红“喜”字，披红挂绿的车队经过。美好的日子中也有着美好的祝愿。

此时，我才发现，原来我所居住的小小的县城也可以如此热闹。

虽说“十一”长假，外出旅游的人多了起来，但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人仍不在少数，和乐融融的三口之家随处可见。年轻的妈妈推着婴儿车，婴儿的脸上漾着我所见过的最纯真最无邪的笑。走到千鹤湖公园，却意外地发现这里正在举行集体婚礼。新娘们身穿白纱，羞涩却掩饰不住幸福的神情。新人们将共同迈向神圣的婚姻殿堂。为他们祝福的人也不少，人头攒动，仿佛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和睦。慈祥的长者逗着胖乎乎的小孩，青春洋溢的青少年们带来了欢乐的节拍，欢快的节奏响彻云霄，幸福的音符撒遍大地。蓝天白云下，随处可体现出生活的美好。

小城的版图在悄悄地变化，在悄悄地延伸。新兴的开发区工业区、新建的居民小区……这座海滨的小城正在悄悄地变得绚丽多彩；人们的生活也变得五彩缤纷。看到这崭新的一切，任谁的心里都会欢欣。

渐渐远离喧闹的人群，我望着远处鸥鹭飞翔的滩涂，莽莽苍苍了不知多少年的滩涂，今天是否依然沉睡如昔？青黄色的芦苇滩上浮了一层白色的轻纱，那是庆祝国庆的新裳吗？

我想，它们和那些海上的生灵，一定也在阳光的照耀下努力歌唱吧！还有那些沐浴在玫瑰红色晚霞中的高楼，一定也在清风的吹拂下，带着它们的愉悦，为滩涂和声。

华灯初上，大街仍不减白日的繁忙；夜色渐浓，黑暗中亮出了点点霓虹。我相信，明年的今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我家是华中工委的地下交通站

李锦

在1947年至1948年间,我家是华中工委地下交通站。中共中央华中局在黄沙河河北的藕耕堂，而盐东县委在黄沙河南的大码头。我家在黄沙河边上,盐东县委的领导人胡特庸、魏心一、程步凤、沈文渔到华中局开会,渡河前后吃住都在我家,华中工委的人到盐东来也在我家吃饭开会。中共中央华中局在射阳有多长时间,我们家就当了多少年的地下交通站。

我们家是兴桥最早的人家之一，从建湖刚过来时是借的丁家房子落脚的脚，以后从亲戚家借了20担稻谷,买了地主肖万清的100平方米土地,门面是1丈五尺宽,长长的一溜，从街心一直延伸到小河边。当时,我家是草房,芦苇篱子墙，紧挨黄沙河的是条小河,我们家在大河和小河连接的地方,开了后门便是河边,上船就在河边。

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我们家曾经是共产党华中工委的交通站,父亲竟一直没有与我们细说。2008年8月,我陪着父亲见到当时县委书记胡特庸的警卫员吴宏干，才了解和证实很多细节。胡特庸、魏心一到华中局开会,尽在我家吃饭,有时从藕耕堂回来就在我家开会,布置落实华中工委会议精神。

射阳县是在1942年4月从阜宁县东部划出来的，盐东县是1941年11月从盐城县东北部划出来的,在1949年11月合并到射阳县。这两个县都是共产党新四军开辟盐阜根据地后成立的。盐东县委设在南洋大码头,射阳县委设在陈洋。而合德、陈洋两个集镇都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着。当时华中局机关在合德北边的藕耕堂,在射阳、阜宁、滨海的交界处活动。陈毅、粟裕在1946年后把部队拉到山东的沂蒙山区,在那里建立了华东局。留下来的部队组织成立华中局,在射阳县的藕耕堂继续指挥华中局的革命斗争。中兴桥是黄沙河边的集镇,是归盐东县管,也是县委社会部控制的重点地区,过了黄沙河便是射阳县了。穿过敌占区,迂回穿插,路上危险。胡特庸从大码头到中兴桥要走三个小时路，过黄沙河穿过敌占区还要走四个小时。

兴桥镇,在抗战时是盐阜地区的重要游击区,处在盐城、阜宁两县的交界处。共产党来到盐阜区,黄沙河南变成盐东县六区,河北变成射阳县四区。日寇经常来这里扫荡,在黄沙河河北的浴室曾住过29天,这里一度是伪匪徐伯鸿的地盘。到了1947年,这里是国共两党拉锯的地方,而黄沙河河北至合德一带,更是国民党军队控制严密的地方。过了黄沙河,敌我形势复杂,在敌我间穿插,行路艰难。

当时盐东县委书记是胡特庸。1941年,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胡特庸任盐城县委书记。后来成立盐东县,胡特庸当社会部长兼敌工站长,再后来是组织部长,县大队政委,牺牲前是县委书记。因为兴桥地位重要,父亲入党是胡特庸当社会部长兼敌工站长时谈的话。要求当地下党员,不公开,归县委社会部管,单线联系,而直接联系人就是社会部长胡特庸。而当时的县委书记兼长行政科长沈文渔是我母亲的姑父。我的祖父李鸿宾是非常好客的人,沈文渔便以投奔亲戚的名义,到我家落脚吃饭休息或者开会。我们家便成了华中工委在黄沙河边上的地下交通站。

从盐东县驻地大码头到藕耕堂的华中局机关开会，他们



四季果香 王万舜 摄

天安门前看升旗

邹德萍

在天安门前观看升国旗,一直是我非常强烈的心愿。借国庆节出差去北京的机会,终于等到那激动人心的庄严时刻。

那天晚上我关掉电视早休息。睡梦里,梦见五星红旗。我惊醒了,看看时间,才凌晨三点多钟。尽管宾馆外面不是漆黑一片,但毕竟还是深夜。因为我怕再睡过时辰,索性就起床,叫醒我的同事。

节日的北京,凉意已重。凌晨,我们穿上夹克,戴上水杯,打的直奔天安门广场,想早占个好位置。当我在金碧辉煌的天安门一侧下车时,广场上早已站着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他们比我还不急,可能有许多人根本就睡不着。

站我身边的一对中年夫妇,他们正在帮助孩子整理民族服装,孩子自己拿出叠得整齐的红领巾仔细地系在脖子上,问母亲:“好看吗?”母亲点头:“我儿今个最帅!”孩子说:“母亲的孩子最美啦!”并把目光投向矗立的旗杆,眼中充满了炽热的期待。

我忍不住地询问他们来自什么地方,孩子父亲说来自云南彝族。因为孩子今年十四周岁了,快要离开少先队,他想在离队前到天安门看一次升国旗。孩子的脸蛋在灯光和红旗中的

映衬下显得红扑扑的。他指着小女孩说,她今年十月份刚好达到加入少先队年龄,我们一家四口就借国庆节赶过来了。他们用这种形式,为两个孩子举行退队和入队仪式,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一粒红色的种子。

广场上的人流像潮水一样从四面涌来,男女老少,南腔北调,多种民族服饰犹如盛开的花朵,穿戴一新的人们,以最好的妆容向五星红旗致敬。忽然人群中一阵躁动,原来是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轮椅车上从旁边走过,当看到老人胸前佩戴着一排闪亮的奖章时,大家心里肃然起敬。

广场突然间安静无声,只听到自己的心跳。歌唱祖国的音乐响起了,从金水桥走来国旗护卫队。国旗护卫队战士们正步来到了升旗台前,只听“啪”的一个立定,两名护旗手站在旗座两旁,《义勇军进行曲》在宁静祥和的清晨奏响。

五星红旗和红日一同冉冉升起,我眼含泪花注目着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缓缓升至旗杆顶端,高高地飘扬在蓝天白云间,顿时觉得胸中有一股暖流在激荡,耳畔仿佛又听到天安门城楼上“人民万岁”的声音在回响,那一刻,我为我是中国人而骄傲;那一刻,我为生在伟大的中国而自豪!

父亲的国庆情怀

张建忠

父亲生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整天除了闷头在地里和母亲一起干农活之外，一闲下来就骑着摩托车外出收收鸡鸭鹅,做起家禽贩卖的小生意。

但有一天除外,那就是每一年收获季中的国庆节。每年十月十一日的清晨,习惯早起的父亲在吃过早饭后,就会很严肃地叮嘱全家人今天不论有什么事都不用管，全部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过节。有着小学文化的父亲曾经在人面前很认真地讲过:国庆节是一年里面最重要的节日，比春节都重要,因为父亲与新中国同岁。

这时,母亲冲进家,急火火地对父亲说:“你赶紧去田里看看吧,我家菊花田被邻居一头牛踩了好大块啊!”父亲惊慌地站起来望着母亲:“你看清楚是我家的那

捕带船九月下旬进入舟山渔场。过不了几天,就是1979年的国庆节。这个国庆节很不简单，原因简单:一是刚刚粉碎了“四人帮”;二是“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三是以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李志勇,张书记请你到他那儿去一下。”汛期会办会刚一结束,2003号船舶长钱克勤带给我的口信让我相信,张海书记让我找他一下绝不是什么小事,多半是与国庆节有关。一见面,张书记就开门见山地跟我说:“今年国庆节,从国家层面来说,庆祝活动既盛大又隆重。你看,我们要不要跟进?”

我虽然猜出了他找我的目的，却没猜着他找我商量的具体内容，猝不及防的我一时愣住。

“去年的中秋节,我们搞了个文化活动,今年的国庆节，我们总不至于依样画葫芦……”张书记停了一下,接着说,“找你来,是因为你是从盐中走出来的高才生,想请你帮忙出点点子。”

从慌乱中清醒过来的我，终于明白了张书记是因何事找我,略一思索,我说:“张书记您说得对,依我之见,去年搞了文娛活动,今年最好上个体育活动。”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不晓得在船上搞什么体育活动适宜?”张书记接着说,“刚才我征求了各位船长的意见，大家你也没说出个米和豆子来，你所在船的船长钱克勤说让我找你问问,看有没有什么好点子。”

我沉吟片刻,说:“张书记,我看我们不妨搞个‘斗鸡’比赛,就在你这指挥船的舱面上,又长又宽又平,不知您意下如何?”

张书记一听，跳起来拍手叫好,“这个主意好,既安全又不花钱。既能把活动搞得热热闹闹,又能把节后的生产搞得卓有成效!”临了,张书记还不忘竖起大拇指。

国庆节的晚上，饭后的上百号渔民早早来到了张书记所在的1001号指挥船。比赛开始，各船的“选手”们纷纷亮相，三个回合过后,获胜者等着下一轮,而被淘汰者只能站在人群中看热闹。初赛结束,1005号的武正凤(上海知青)进入了复赛,并在随后进行的复赛中,越战越勇的武正凤撞翻众多“拐手”,挺进了半决赛。

晚八点半钟,半决赛开始。承担比赛任务的1001号指挥船灯火通明的甲板上,就是掉下一根针也能看得见。1003号船舶头王正平身着黑布短袄,腰缠大红缎带,威风凛凛地跨上了1001号船。对手武正凤，就是下放在1005号船的上海知青,也不含糊,上身着黄色军袄,腰束黑色布带，脚蹬一双军用解放鞋，很是干练。随着裁判员张书记的一声令下,二人掀起膝头,虎视眈眈地对着。对方都无破绽,双方单腿跳着,在舱面上转圈,伺机攻击对方。转了约3分钟,只见武正凤突然掀起膝头,风驰电掣般地冲向王正平,王正平猝不及防,踉踉跄跄后退了几大步,武正凤紧追不舍,把王正平逼出圈外,胜了首盘。随后,武正凤改变策略，用他那条细长的腿不断地改变攻击方法,迫使王正平疲于奔命,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放下膝头认输。

武正凤赢了复赛。决赛的双方是刚刚赢了王正平的上海知青武正凤和早就赢了对手的1028号船舶长钱克勤。这钱克勤五短身材,鹤眉鹰眼,“斗鸡”是他的强项。在青少年时代,学校举办“斗鸡”、游泳等比赛,冠军十有八九是钱克勤的,今天,早早赢了对手的钱克勤正以逸待劳，等待另一场复赛的胜者决斗。

“决赛开始!”张占海的语音刚落,只见钱克勤、武正凤麻利地掀起膝头,齐刷刷地冲进决斗场。武正凤的斗鸡策略全被早就获胜的钱克勤看在眼里,决赛战场上,像背药一样沾在武正凤的身上，不停地用他那坚硬的膝头袭扰对方。武正凤有力使不上,在不停转圈,渐显疲态。钱克勤瞅准机会，膝头一个使劲猛烈上挑,只听“咚”的一声,武正凤悬空摔倒 在舱面上。首局获胜,钱克勤有点大意,骄傲的情绪被武正凤看在眼里,他假装腿力不支,搬着膝头的双手渐渐有点发“抖”。钱克勤以为胜券在握,捧着膝头在后猛追,不料却中了武正凤的“拖刀计”,在武正凤的急速停“迹”,转身面对时,钱克勤一个踉跄没有把“牛”刹住,被武正凤轻而易举地挑落“马”下。

“啊!”中了他的暗算!“吃了亏的钱克勤嘟囔着。关键的第三局开始了,钱克勤不等对方布局，只见他掀起膝头，一马平川直冲武正凤。武正风没料到钱克勤会来这一招,慌乱中一脚踩出圈外。“噢,钱老大胜了!”一刹那间,1028号船上的十多号人一齐冲上1001号船舶的甲板,抬起钱克勤,不停地把他抛向空中。

同国家的国庆庆祝活动一样，张占海带领的冬带捕捞船以“草根”方式热烈地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和粉碎“四人帮”一周年。

块菊花地吗？”

“我还能说假话吗?”父亲本能地要转身离开,赶紧去看他那视作命根子的菊花地，但此时庄严的国歌开始奏响，父亲立刻站直身子一动不动地目视前方电视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任母亲在一旁怎么催他都无动于衷。那一刻,他的心中有着怎样的纠结?一头是他视如命的菊花地,一头却是他看得比命还重要的国庆场面……

“你个死心眼!不会等以后看重播?一个农民靠什么过日子?地里的菊花没了菊花光看电视能吃饱饭?”母亲嘟嘟囔囔地走远了，父亲却固执地坐下来看那盛大的阅兵式。

父亲只有小学文化,不会讲什么信仰问题,但他心里很清楚什么才是他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爱。

一晃又到今年国庆节了，又到父亲激动的那一刻……可是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四年多了。但我相信,他老人家在天堂肯定也在观看升国旗仪式。